



## 解讀塔可夫斯基的Solaris：談真實及其非穩定性

魏光莒\*

### 摘要

本文引用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理論概念，解讀並探討前蘇聯知名導演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作品：《索拉力星》(Solaris, 1972)。分析在一個異質化的世界中、一個全新的參考系統中，如何判定何為真實(reality)，並由此思考人內在世界深一層的自我建構。德勒茲“游牧意象之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挑戰了哲學思維范式，有效地揭示了個人經驗層面的所謂“內在平面”；將人的存在視為涵構於個別生命個體的處境及其在整體狀況中的生命流動。本文由此分析與探討電影敘事，來闡述一種對於存有美學的思考。

關鍵字：塔可夫斯基、德勒茲、游牧意象之思維、經驗的內在平面、真實

---

\*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研究所 副教授



## **Reality and Its Destabilization: On Andrei Tarkovsky's “Solaris”**

Kuan-chu Wei

### **Abstract**

This paper adopts French philosopher Gilles Deleuze's philosophic theory to the analysis of a cinematic work by the renowned film director Andrei Tarkovsky: *Solaris*, 1972. Deleuze's theory of “nomadic image of thought” unveils the individual, the personal, the so-called “internal planes,” which regards human life as various life-flows that dwells on the actuality and reality of each integral life-situation. This theory gives us a vantage point to look into issues like: What is the constituted reality on an outer space planet *Solaris*? What is the place for mankind in the universe, when he/she fails to confront the reality on a more internal and personal level? This study is an ont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film, and also a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the theory of the arts.

**Keywords:** Tarkovsky, *Solaris*, Gilles Deleuze, nomadic image of thought, internal planes, reality



《索拉力星》Solaris(又名《飛向太空》或《索拉里斯星》)的劇本，改編自波蘭小說家史坦尼斯勞·萊姆(Stanisław Lem)在 1961 年出版的同名科幻哲學小說。<sup>1</sup>故事敘述人類探索外太空時，在一個充滿謎團的索拉力星上，試圖和上面的某種能量作溝通；然而，許多難以理解的事件不斷發生。《索拉力星》的原著，探討了索拉力星的存在狀況，及對人類心理產生奇特效應的事件，凸顯出了人類思想的限制，反映出了我們認知上的童蒙程度。此部作品，於 1972 年被前蘇聯電影大師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成了電影，成為一部影壇名作。而塔可夫斯基將原小說作了重要改編，將整個劇情重點放在對理性認知的質疑，及對世界真實性、對人類生存地位的質疑，以及對感情力量的肯定。

這部電影的神秘氛圍及敘事方式，以及它對一般認知的挑戰，讓此片一向不容易作探討。近期對此片的探討，則集中在主人翁的記憶的探討及對複製人「是否為人」的定義問題上；所引用的學理，則是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觀點。<sup>2</sup>本研究則引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哲學概念作討論。吉爾·德勒茲(1925—1995)，法國後現代主義哲學家。他的哲學思想中之特色是對人性深層欲望的研究，並由此出發出對中心化和總體化哲學的反思；可以對本片具深層哲學意涵的情節進行剖析及詮釋。<sup>3</sup>

德勒茲在學理上，挑戰了西方哲學的根本命題；他認為，過去哲學傳統上所追求的不變理型(Ideal)或真理(Truth)，這是用了一種「超越性平面」，來決定個體實質經驗歷程，主宰了人們所真實經驗到的事物及對意義的創造。德勒茲提出來的理念，是所謂的「內在性平面」：每一個人的主體經驗，各自有其生命之流的整體性與單義性；但它同時也具有多重性(在經驗裡自由而多層次的

---

<sup>1</sup>塔可夫斯基的改編，加入不少他自己的延伸創作，將原故事結構拆解又重組，並加入主角許多內在的獨白，尤其對文明及人類生命的沉思部分，是原著中所沒有的。原著者 Lem 對此一向沉默；但在 Lem 過世前，曾對導演 Steven Soderbergh 重新拍攝的 Solaris(2002)寄予厚望。

<sup>2</sup>Vladimir Tumanov, *Philosophy of Mind and Body in Andrei Tarkovsky's Solaris* (2016);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Volume 20, Issue 2-3. P. 357-375.。文中對女主角 Harrie 這個複製人的分析，是用笛卡爾的心物二元論(Cartesian dualism)的基本觀點作推論。

<sup>3</sup>也有影評人嘗試用德勒茲哲學探討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但是主要是針對另一部片子“Mirror”進行分析，談“時間”觀念。對德勒茲哲學的應用，也不盡滿意。請見 David George Menard, 2003, *A Deleuzian Analysis of Tarkovsky's Theory of Time-Pressure*. Off Screen, Vol. 7, Issue 8.



組合)、獨一無二性(沒有任何人與他人完全相同的)、不可取代性等等。不應該受「超越性平面」所完全宰制。這項哲學理念,即是德勒茲所謂的「游牧式意象的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sup>4</sup>德勒茲的哲學,以貼近生命實相為旨趣,對塔可夫斯基電影哲學裏的追求而言,可以做為一種有效的詮釋模型。本文引用德勒茲來解讀塔氏作品,作為一種存在美學分析與理論闡述。

## 1. 外在太空/內在世界

在本部電影中,男主角 Dr. Kris Kelvin 經過充分的準備、出任務飛到了「索拉力星」上方的航天工作站上進行任務。他的任務,是去了解為什麼航天站上原本派駐的三位太空科學家,竟莫名地陷入了某種詭異地混亂,所有進行著的科學研究任務也被迫停止。

當 Kelvin 飛越遙遠的外太空,抵達了索拉力星上方的航天站之後,驚訝地發現了以下情況:一位心理科學家 Dr. Guibarian (原本即是 Kelvin 的師長),已經自殺了。但這是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此人是受過非常嚴格訓練的頂級心理學專家。另一位科學家,資訊科學家 Dr. Sartorius,則經常將自己反鎖在艙房內,又似乎與某些人常竊竊私語;偶而,房內也有女人聲音和小孩打鬧的聲音。這更是奇怪,因為航天站上不可能會有女人及小孩。第三位,物理學家 Dr. Snaut,則看似清醒,卻神情詭異地對 Kelvin 說了一些神秘的話,並提醒 Kelvin 自己要小心應對。

原來,當初航天站初抵達此星球上空時,曾用強力雷射掃描、探測過這個陌生的星球。尤其,科學家們曾對它的一塊區域感到興趣。這區域呈現了似一片海洋般地高能量聚集(因此被稱為“the Ocean”),裡面充滿了某種陌生的生命原生質。但用高能雷射掃描過了一遍之後,沒有特別現象出現,他們就不以為意。後來發現,這片海洋,好像是這個星球上某種特殊生命形式的「腦部」一般,是一個有高度意識力的能量場。這個「意識能量」,竟開始「回應」人類

---

<sup>4</sup>"Gilles Deleuz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ee also: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 Paul Patton, (London: Athlone, 1997). Also James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 (2003).



對它的探測，也開始「反探測」航天工作站上的三位地球科學家的生命型態。

結果是，在航天站上，開始出現了各種奇怪的、所謂的“來訪者”(visitors)。三位科學家，各自有著不同的訪客到來，也面臨了未曾體驗過的奇異處境。每位科學家，各自應對著自己的訪客，也發生了不同的情節故事。而 Dr. Kelvin，就是由地球急忙趕過來、要幫忙解決問題的第四位太空科學家。

抵達航天站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影只做了暗示。電影的主要劇情，集中在 Kelvin 抵達航天站之後的情節。我們由 Kelvin 所遭遇發現，科學家們是如何被這個神秘星球的「意識能量」所「回敬」，被探測出了地球人的根本生命型態了。我們看見了，這些科學家(地球文明的頂尖菁英)對其自身困境所作的生命對應及其根本認知模式。

有一幕，當 Kelvin 回到自己艙房中休眠，在睡眼朦朧之中，發現一位年輕貌美女子向他靠近，又過來擁抱他。Kelvin 本來很驚喜、馬上以為在作夢，因為他看見了自己的年輕妻子 Harrie。她的說話聲音與容貌都跟十年前一模一樣。但是十年前，因為一場不幸的爭執及誤會，當時只有 19 歲的年輕妻子 Harrie 自殺了(當時爭吵過後，Kelvin 因公務而遠行之際，Harrie 以為他已棄自己而去，竟注射 Kelvin 做研究時使用的毒針而自殺)。當時 Kelvin 痛苦之下，親手將她埋葬在家鄉的墳墓裡。

這是 Kelvin 心中最深的苦痛。之後他遠離家鄉、深深地自責了多年。近年已經逐漸不去想此事。但這時卻出現了一位活生生的 Harrie，竟與之前完全一模一樣的神情與活生生的體態。而眼前這位 Harrie，卻不記得發生過的事情，也說不出為什麼會出現在 Kelvin 身邊。只是她仍如既往貌美，更一心一意地愛著 Kelvin。

Kelvin 驚嚇不已，知道這情況是不可能的。Kelvin 鎮定下來思考後，決定要解決眼前這個詭異幻境，用了一個計謀、狠心將活生生的 Harrie 送上了小型載人航空器，飛入了外太空，一舉擺脫了這個似人鬼魅的糾纏。但是，Kelvin 萬萬沒想到，隔天又有另外一位 Harrie 出現了，完全一模一樣的神情與活生生的體態。這位 Harrie 也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仍只是一味情深地愛著 Kelvin，想跟他在一起生活，呵護他的一切。



最後，Kelvin 陷入了情感上甚大的糾結與掙扎。Kelvin 忍不住重新愛上了眼前這位 Harrie，無法自拔。但他必須克服理智上的否定，需要充滿了勇氣才能去愛。當然，這讓 Kelvin 怠忽了原本設定的任務及科學的使命。原來在航天站的另兩位科學家，則努力想幫 Kelvin 掙脫這種幻境。

整個劇情的發展至此，開始明朗化了。原來，航天站上的每位科學家都是被索拉力星的「能量意識」給「探測」過了：每一位的「內在世界」，即其內心深處最真實、最隱密的部份，都給「實體化」地投射了出來。那些曾經最深刻存在的愛恨情仇、一模一樣的人物及姿態神情，都被索拉力星神秘“海洋”的生命原生質給重造了出來。難堪地是，某些涉及赤裸裸地個人生命歷史情境、又再度顯現了出來、再度上演。

## II. 索拉力星：人性的迷航

塔可夫斯基對 Solaris 的原著改編，增加了不少主角們的哲思對話，尤其是對真實(reality)、身分認知(identity)、人性(humanity)、同情(sympathy)等議題的思考。對話中也常出現一些托爾斯泰(Tolstoy)、多斯托也夫斯基(Dostoyevsky)、歌德(Goethe)等文學巨擘的經典句子。而且，儘管當時蘇聯對電影媒體有較嚴厲的審查制度，不准有任何對「上帝」(God)的影射；但是，本片中仍然環繞在某種神祕氣息，沉浸在類似宗教沉思的氛圍之中。本文接著將對此片的內容，尤其是相關真實、自我認知及生命理念的重要情節與意涵，作出一些分析與評論：

### (1) 客觀而論：「真實」(reality)到底為何？

索拉力星！地球上的人類，到了這個陌生的星球上去作探索，卻沒有想到：人，反而成了被外星意識體所探索及研究的「對象」。這部電影的新奇角度、發人深省的觀點，全部來自於此。電影觀眾，是從索拉力星上的普遍邏輯，有機會去重新理解：「真實」(reality)到底是什麼？「人」到底是什麼？人的「基本構成」是什麼；人類的「永恆追求」又是什麼？

地球來的航天科學家，極度聰明、理性意志堅強，但在索拉力星上被測試





之後才發覺：他們在「情識智能」上，幾乎不堪一擊。「來訪者」出現之後，每一位都立刻身陷未遇過的「真相危機」。電影情節，逐漸帶入了一種沉思：人類，雖然自許是理性知識者，可以打造偉大的科技文明、向外太空作探索。但問題是，人類是否有能力、有智慧去面對自己內心最深處之「真相」？

或是，有如那位自殺的科學家 **Dr. Guibarian** 一樣的下場。他在自殺前，曾經藉「自我錄像」，說明他自己為什麼要自殺。他在自殺前的自白影像上說，「嗯…我遇到了一些難以言喻的情況。但不要以為我瘋了。我沒有瘋。我的情況，你們可能都會遇到。但如果遇見了，不要以為自己瘋了。這便是我要留這些話的原因。但…我已經沒有辦法了，這是良心的問題…。」原來，當這位科學家，必須面對深藏內心某些人物又重現之時，基於某種良心上的覺醒或自我譴責，使這位科學家決定自殺。不是因為他瘋了，而是不再繼續迴避良心。

## (2) 有關「真/假」產生的危機：

塔可夫斯基生動的影像詮釋，不斷引導出有趣情節。其中一個場景，是在航天站上的圖書室之內：存活下來的科學家，資訊科學家 **Dr. Sartorius**、航天物理學家 **Dr. Snaut**，以及正深深相愛著的 **Kelvin** 與 **Harrie**。由這四個人開始展開對話。由對話之中，導演思考著並詢問著：到底什麼是「真實的」(real)？

在航天站圖書館裡，現實中明明存在著的 **Harrie**，卻遭到另兩位科學家的強力否認。他們判定，它不過是 **Harrie** 的複製品，因為真的 **Harrie** 在地球上早就死了。他們認定，**Kelvin** 是困在幻境之中的人，棄守了科學家的基本理性職責。在太空任務的進行當中，這是不能被接受的。**Harrie** 在現場也開始作辯駁。面對兩位科學家的質疑，現場這位活生生地 **Harrie**，忽然留下眼淚、生動地陳述道：

*其實，Kelvin 才是最真實的人。只有他相信自己。而你們，把我們這些所謂的“訪客”當作一種敵人、看待我們如害蟲般地“異類”。但是，你們知道嗎？我們(“來訪者”)，其實是你們的內心深處最真實的部分！*

這句話值得人思考：在此航天站上發生的事，「來訪者」到底是否為「虛幻」，或是「真實」？藉此影片，塔可夫斯基提出了對「真實為何」的一種思



考。使我們不得不反省：當人們無法面對自己「內在真實」時，人類的「永恆追尋」(科學)，又有何價值？

### (3) 「內在性」(immanence)的辯證：

對 Kelvin 來講，他心中已釐清了一切。他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他的道德勇氣，跟他的前輩師長、自殺的心理科學家 Dr. Guibarian 一樣，是勇敢地「面對真實」。Kelvin 曾因為「理性上的恐懼」，把第一個重現的 Harrie 當作是幻境，當作是異類、鬼魅。狠心把她流放到外太空去了。現在，Kelvin 知道他必須面對自己真實的感受，面對那深層真實的經驗自我。因此，Kelvin 對他的科學家同僚們說：他知道，這不是原本的 Harrie。但是他已經真的愛上了這位現存的 Harrie，毫無疑問。

但是，當 Kelvin 勇於面對真實自我之時，反而無法被其他同僚所理解。其他兩位科學家，基於善意及科學職責，百般地想要幫 Kelvin 脫離所謂的「幻境」，最後竟然聯手加害 Harrie。這兩位科學家，執著於理性客觀認知上的 reality(真實)；卻不知，原本的 reality，已經被 Kelvin 的愛與勇氣所顛覆。Kelvin 在索拉力星上，重新開創了更深入的自我理解，看到了更深刻的 reality。他在自己的生命內層，重新建構著自我的意義：是這個 Harrie 的出現給了他勇氣，更是因這是愛的轉化力量。相對於 10 年以前，Harrie 現在又出現，才真正地進入了他的核心價值。這個生命的「內在性」(immanence)層面，蘊藏著個人深刻經歷，似比客觀理性所建構的 reality 更為真實。

因此，我們可提問：作為判斷「真實為何」的標準，是什麼？何者「為真」，是由科學家們原本的認知方法，一個原本由「地球」上帶過來的邏輯理性作判定？或是，這該由「索拉力星」上的邏輯來判斷？「索拉力星」所構成的實境，個人內在真相的重現，又該如何面對？

### (4) 理性思維的困境：人類無法面對「不同的世界」

由劇情上的詮釋，塔可夫斯基讓我們看見了人類思維方式的問題。雖然現代人類擁有嚴謹的理性思維，或擁有高等知識與科技發明，某方面卻也特別地封閉、不願向「未知」作開啟。儘管到了遙遠外太空，身負使命去探索未知的





異域，人類卻仍堅持著原本的認知方式與思考方式。好像只願意活在一個永遠不變的「自我鏡像世界」之中。

在航天站圖書室，有一幕動人的對話。塔可夫斯基，透過航天科學家 Dr. Snaut，陳述出了人類理性思維的困境。圖書室中幾個科學家開了一瓶酒，想稍為放鬆自己、思考前景。資訊科學家 Dr. Sartorius 忽然向物理學家 Dr. Snaut 舉杯致敬。因為 Dr. Snaut 的個性灑脫，在幾個科學家之中，似乎是最能面對危機的人。Dr. Sartorius 大聲說道：「讓我們向 Snaut 敬酒！讓我們向科學，以及 Snaut 致敬！」沒想到，Dr. Snaut 卻反駁說道：「科學？在這個處境中，凡夫與天才都是一樣的無能！我們其實並沒有探索宇宙的興趣。我們只是將我們所知的“地球”，延伸了到了外太空邊界了而已。我們其實，並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不同的世界...。」

Dr. Snaut 語重心長、繼續說道：「我們其實並不需要其他的世界；我們只需要一面鏡子。...人啊，只需要人自己。」以上這段話，是電影中經典的對話，充滿了對科學及理性的反思。Dr. Snaut 的原話(英文版電影字幕)值得謄錄如下：

*Science? In this situation, mediocrity and genius are both useless. We have no interest in conquering any cosmos. We only want to extend the Earth to the borders of the cosmos. We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other worlds. We don't need other worlds. We need a mirror. We struggle for contact, but we'll never find it. We are in a foolish human predicament of striving for a goal that he fears, that he has no need for. Man only needs man.*

人類的理性思維，包括人類對「真理」的建構，似乎成了一種反諷。「理性」的面紗，它有強烈自戀傾向。理性思維者的膽怯及懦弱本質，在此被揭穿了。理性，竟然只是人一廂情願的「自我確認」(self-assertion)而已。好像是一種鏡射作用，想藉此來肯定自己；並藉此來躲避未知的、超乎預期的，躲避「不同邏輯」之下的存有。



(5) 「真實」，是正在演進中(reality is in the becoming):

在圖書室中的精采對話及思索結束之後，太空站開始進行了所謂「引力轉換」。電影出現了一幕 Kelvin 及 Harrie 一同漂浮起來的景象。Kevin 看著 Harrie，而鏡頭中 Harrie 則非常專注地凝視著牆面上的一幅畫作。畫作上，畫著俄國鄉下農村的生活全場景，有獵人們攜著獵槍、帶著獵犬們在山丘上前進，山下是並排的農舍、農夫們、畜牲們、貓狗、樹木糧食收成等生活的實況。Harrie 對那些場景，認真觀賞著、解讀著及感觸著：是的，Harrie 正在深刻學習！她開始變得愈來愈像真實的人。塔可夫斯基，特意用了懸空漂浮的場景，似乎暗示著一種昇華：Harrie 藉由努力學習著 Kelvin 的世界、俄國家鄉情境，她已經開始昇華、具備人性了。

Harrie 雖有著不同的身體元素、有著不同的細胞原生質(索拉力星上的某種原生物質、仿製人體細胞而構成的身體)，但 Harrie 在與人類相處及學習的過程裡，開始展現出了實在的人性特質及情感。是的，Harrie 的存在，已經不是一種靜態的物質構成而已。她在航天站上生活互動中、自我實踐中，變得愈像真的人類了。

航天站上原本的科學家們，掌握住了 Harrie 這個情況，知道 Harrie 是有人性、有想法的，是可以溝通的。所以，他們力勸 Harrie 要離開 Kelvin，不要再給他困擾了，不要再構成他的任務上的障礙了。

Harrie 也展現了崇高的人性光輝，犧牲了自己；寧願自我毀滅，離開她的至愛，也不要使 Kelvin 失去科學家的尊嚴。Harrie 最後毀掉了自己(自願讓兩位科學家用雷射將她粉碎了)，永遠離開了 Kelvin。但是，此舉讓她更具有深刻的人性了。她的自殺，違反了索拉力星上的邏輯，顛覆了“海洋”之原意。因此，此舉已可歸屬於人性情懷。

### III. 「真理」：本體論上的消解

根據哲學定義，本體論(Ontology)是哲學上對生命存在主體、對存在的真實性的研究(Ontology is the philosophical study of the nature of being, becoming, existence, or reality, as well as the basic categories of being and their relations.)。《索拉力星》整部片子，發人深省之處不少；而在影片敘事的思想，已構成了某



些哲學本體論上的變革意義。

「真理」、或所謂的「普遍性邏輯」，到底為何？“理性思考”到底存不存在？是否有一種「超越性」的標準，作為判斷一切事務真假之不變準則？*Harrie* 雖然是由某種原生物質仿人體細胞而構成的身體；但是，*Harrie* 所展現人性的特質及深刻情感，已不是一個靜態的、某種肉體物質構成而已。*Harrie* 已具備深刻人性。但什麼是「人」，有沒有「真理」上的判定標準？塔可夫斯基在這部作品裡的提問，讓我們深切反思了西方哲學傳統上對「真理」之建構。也突破了許多我們在哲學思考上的限制，開啟了讓我們重新思索的空間。作為「人」，我們該接受的先驗上的「真理」是什麼？但哲學本體論上的「真理」建構與追求，只是地球上適用的單一邏輯？

法國當代哲學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的理路，可以幫助我們作探討。德勒茲在其前期的著作中，由《尼采與哲學》、《意念的邏輯》到《差異與重複》等書中，主要就是提出了對「西方哲學傳統」的全面批判。重要的是，在《差異與重複》一書中，德勒茲提出並分析了西方哲學傳統裡的基本命題(postulates)。發現這些哲學基本命題都可以歸結到同一種「獨斷式思惟」的基本特性。他想證明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來的哲學思想傳統，其實乃是一種「獨斷式意象的思維」(dogmatic image of thought)。德勒茲說：

*我們發現，獨斷式意象的思維之所有命題中，都有著同樣的觀念混淆，那就是：它把在人的「經驗層面」上所遇見的簡單「圖像」(figure)，立即提升到了「超越層面」上去作理解。這樣會冒著風險，會讓「超越層面」的意義結構，壓制在了「經驗層面」的事物之上了。<sup>5</sup>*

這一段論述具有代表性，讓我們看見了德勒茲的思想核心論述。此段中所謂人在經驗上的“簡單圖像”，就好比是科學家們看見了 *Harrie* 的外型與身體，立即提升到了必須進行「真理」判定的「超越層面」上去，馬上認定她是「虛

---

<sup>5</sup>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 Paul Patton, (London: Athlone, 1997), 154. “We discover in all the postulates of the dogmatic image the same confusion: elevating a simple empirical figure to the status of the transcendental, at the risk of allowing the real structures of the transcendental to fall into the empirical.”



假」的人，相對於已死的、「真的」Harrie。卻沒想到，雖然 Harrie 的物理特性，源自某種不同的原生質細胞所構成。但卻忽略了，Harrie 的性情與基本存在特性，乃是來自於 Kelvin 最真實的深層經驗。而理性化的「超越層面」，其意義結構必然壓制了 Kelvin 在深度經驗層面的真實成長，以及其勇於去愛、與過往不同的新生命階段。

總之，西方哲學傳統的思維方式，一直追求某種上層的、客體化的、超越性的「理型」(Ideal)或「真理」(Truth)。但對德勒茲(Gilles Deleuze)而言，「真理」是一種具有主宰性的「超越性平面」(the Plane of Transcendence)；它過於獨斷地、決定著人們的實質經驗歷程，掌控著人們所認知到事物之意義。德勒茲所提出來的則是，「內在性平面」(the Plane of Immanence)：人的「內在性平面」有著生命之流的「整體性」與「單義性」，是一種多層次的流動與個別開展。因此，「內在性平面」可以指涉出生命經驗的多重性(在經驗與記憶裡、可自由而多層次的組合)、獨一無二性(可以與他人不相同的)、不可取代性、無法模仿性，等等。這就是德勒茲所謂「游牧式意象的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德勒茲以這種思維方式，來貼近生命存在本質與實相。

如果，我們依此「游牧式意象的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來檢驗塔可夫斯基的《索拉力星》，即可從理性困惑之中走出來。我們可知「真實世界」(reality)，是一種多義性與多層次性的流動與開展。而航天站上面的特殊情節，是屬於「虛幻境」或是「真實境」？Harrie 是否為真？皆可迎刃而解。

我們可推理：科學家理性的認知，只能判定某一層次的真假，因為「理性」本身，也只是某一層次上的共通認定而已。為何要追求所謂唯一的、單向的「真理」，作為人類事物的最後判準？怎能依某一層次理性思維上的判定，就據以完全否定其他不同層次上、不同維度上的事物真實性？怎能以單一共通性的理性標準，來否定個別內在經驗上的、人們獨一無二的真實感受與歷程？

航太科學家 Dr. Kelvin 是否不該愛上這位 Harrie？不該作出這樣「非理性」的行為與判斷？或應該尊重他原本所屬的科學家社群與其使命？這都不是「真理」上的判定，而是「道德」上的判準。這道德上的判準，並不是完全客觀理性、知識上的判準，而是個人的基本自主權限。這道德的判準，當然也應厚植



在個人對群體的尊重，以及對個人生命經驗自身的負責，以及對未來生命意義的開創之上。科學家社群，只能就 Dr. Kelvin 的決定，作出適當的尊重。不能任意破壞或主動侵犯個人內在領域裡的道德權限。

換而言之，如果我們對事物的認知範疇，只限制在客觀理性的「超越性平面」，並成為唯一論述，即會壓制事物之意義的流動與開展，限制人們個別的生命經驗、自主生成的生命歷程。如此「真理」，將成為限制性的「獨斷式意象的思維」(dogmatic mode of thought)；它阻礙了眾多又個別的生命之流。對 Harrie 而言，她變得愈來愈有人性，愈來愈像真實的人。這是在其「內在性平面」開始有了生命之流的開展性，有了「整體性」與「單義性」。所謂「整體性」，是她作為 Kelvin 的相愛之人，已進入到他的真實生命之流中，開始互動、互相構成共同的生命經驗。她開始成為某整體存在範圍的一個真實部份。而在所謂「單義性」上，Harrie 開始創造出了屬於自己的真實性；在自我經驗與記憶裡，進行著自主而多層次的經驗組合(汲取了畫作或書籍上的知識與經驗，如俄國鄉村的生活情境)，開始創造出了其自我的獨一無二性。

最後，她又藉毀滅自己，創造了難以磨滅的一個事件，成為一種「難以取代」的一種勇氣表現。換而言之，Harrie 作為一個複製出來的身體，卻在 Kelvin 決定勇敢地面對真實自我之時，即獲得了真實存在的意義。最後，又透過 Harrie 的自我犧牲，不想傷害 Kelvin 的使命、阻礙他完成科學承諾；創造出來了一種難以企及的人格特質、人性特質、一種「無法模仿性」。

但是，「真理」式思維模式，乃一種「獨斷式意象的思維」(dogmatic image of thought)，總是急於認定何者為真/何者為假，何者是理性的/非理性的，善的/惡的。它總是將事物立即連結到一種「超越性」的高度、一種標準性、絕對性的意義平面，來進行對個別事物及其意義的判定。它總是讓人思索，某事物、某行為是否符合最高真理的顯現、或是具有某種崇高使命、或是否符合極致意義的規範等等。這些有如上帝般的判定，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具有風險性及恐怖性。人們的自我成長，意義的自主衍生，必須受制於「超越性平面」的意義結構，受其所主宰。原本是人們的內在真實經驗，常常是被壓抑的或遭剝奪的。



#### IV. 結論

塔可夫斯基與 *Solaris* 原著小說的作者 Stanislaw Lem 的哲學思考，並不相同。Lem 的思考，集中在對外太空星球 *Solaris* 的探索與如何理解星際異域的問題上。Lem 原著裡面的女主角 Harrie 只是 *Solaris* 這星球之意志的呈現，並且彰顯了人類與異質邏輯進行接觸的情況。但是，對於塔可夫斯基而言，星球 *Solaris* 自身只是第二線的議題，女主角 Harrie 則成了主要議題。她的情感的发展、她自我認知的逐步建立，她的人性化的發展、自我意識與主張，都成了主要的情節。換而言之，Harrie 由開始被定性為「複製人」，一直到她走上了「自我理解之路」(journey toward self-knowledge); 這種人性的自我演進與成長的過程，成為塔可夫斯基主要的哲學思考。這也是這部電影裡，屬於他藝術創作的核心地帶。正如影評人 Roumiana Deltcheva 及 Eduard Vlasov (1997)所說: 與原著者 Lem 不同的是，「塔可夫斯基在他電影裡的差異路線，是整體敘述意圖上的一個主軸轉換，相信人的愛與感情乃是宇宙裡的一個根本意義。」<sup>6</sup>

塔可夫斯基由「愛」及「自我轉化」切入電影的哲學探問，也符合了德勒茲所謂「游牧式意象的思維」(nomadic image of thought)。比如，Kelvin 勇於面對真實的自己、真實的內在感受。他因為愛的力量而被轉化，開始勇於追求自己的深刻經驗層面。雖然，他違反了理性科學家所應該堅持的邏輯判斷。但這也是 Kelvin 個人取捨(一種出自於對亡妻的懺悔、當初自己年紀太輕、不知珍惜妻子的愛)。這也是對真理化的個人生命的一種解脫(彌補當初自己過於理性、過於投入科學工作)。反而言之，如果 Kelvin 以單一不變、理性化立場面對一切處境，他就會喪失了個人深層成長機會，也限制了科學向前邁進發展的機會。這是因為，雖然 Kelvin 不被科學家同僚們所接受，但仔細想想，Kelvin 此舉不僅改變了自己的內在邏輯、貼近了生命經驗的深處，也更能「真正完成了」此

---

<sup>6</sup>“The major deviation Tarkovsky undertakes in his film consists of a principal shift in the overall intention of the narrative prompted by the firm belief that love and human emotion have a primary meaning in the universe.”出自 Roumiana Deltcheva and Eduard Vlasov, *Back to the House II: On the Chronotopic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Lem's Solaris in Tarkovsky's Film. The Russian Review*. Vol. 56, No. 4.1997. p. 553.





次任務的使命：與索拉力星上的「異次元邏輯」作出了有意義的交流與互動(其實是因為與它互動、被它改造，使人更具深刻人性了)。

而外太空的探索，人類的終極探索，難道不是為了去打破地球人「認知上的界限」，去突破自己有限的知識範疇、去開啟新的認知領域？難道，理性認知只是想投射出人類的自以為是？只一味想證實人類原有的理性知識是無誤的？這正如《索拉力星》所教導我們人類的一課：科學的探索，理性知識的最終目標，難道不該像 Dr. Kelvin 一樣，是為了達到更深層的自我理解及自我成長？

電影的結尾：在片中劇情最後，索拉力星的「能量意識」“海洋”(the Ocean)，收到了這些航太科學家們的求饒與呼籲；它也真的不再送“來訪者”(visitors)過來了。所以，我們可以想見的是，不會再有新的 Harrie 出現了。Kelvin 自此之後，永遠失去了 Harrie。所以，當 Kelvin 勇敢面對真實的自我，而接受了自己深藏於心中的愛。他不畏懼科學家同僚們的排斥，進而在索拉力星上建構了一個新的自我意義。他依據了一個「內在性平面」原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更深刻的自我理解。最後，卻因為兩位科學家同僚的介入、永遠失去了 Harrie。至此，電影已近尾聲。我們可以想見，失去 Harrie 可能造成 Kelvin 新的自我意義的再次崩解。然而，這就是所謂「真理」，具有某種目的、有崇高使命的意義結構---這種「獨斷式意象的思維」---對人性深度進化的障礙與限制。

(本文初稿形式，曾發表於中國武漢大學 2013 跨文化傳播國際學術會議。)

## 參考文獻：

1. Gilles Deleuze,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tr. Paul Patton, (London: Athlone, 1997).
2.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tr. Brian Massumi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3. "Gilles Deleuz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4. Colebrook, Claire, *Deleuze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London: Continuum. 2010.



5. Kaufman, Eleanor, *Deleuze, the Dark Precursor: Dialectic, Structure, Being*,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2.
6. Toscano, Alberto, *Theatre of Production: Philosophy and Individuation Between Kant and Deleuz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2006.
7. James Williams, Gilles Deleuze's Difference and Repetiti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Guide.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3.
8. Andrei Tarkovsky, *Sculpting in Time*. Verlag Ullstein GmbH. 1984.
9. Roumiana Deltcheva and Eduard Vlasov, *Back to the House II: On the Chronotopic and Ideological Reinterpretation of Lem's Solaris in Tarkovsky's Film. The Russian Review*.
10. Vol. 56, No. 4. 1997.
11. David George Menard, A Deleuzian Analysis of Tarkovsky's Theory of Time-Pressure. Off Screen, Vol. 7, Issue 8. 2003.
12. Thomas Redwood, *Andrei Tarkovsky's Poetics of Cinema*, Cambridge School Publishing. 2010.
13. Jeremy Mark Robinson, *The Sacred Cinema of Andrei Tarkovsky*. London, 2008.
14. Vladimir Tumanov, *Philosophy of Mind and Body in Andrei Tarkovsky's Solaris*.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Journals, Volume 20, Issue 2-3. 2016.

附圖: Solaris 電影海報 I (1972)

